



# 荒原雪

新世纪美少女武侠宗师**沧月**继『血薇』『镜·双城』『墨香外传』  
之后重磅推出『听雪楼系列』之**最终版**

听雪江湖，成就有些人的梦，却同时破灭另一些人的梦——  
然而，却让所有人的心变成了荒原。

那茫茫的冰雪厚重地落下、掩盖住了曾经生机勃勃的原野。

沧月◎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

# 荒原雪

Huāguānxuě

沧月◎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原雪/沧月著.-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-80187-898-1

I. 荒... II. 沧... III. 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.27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8580 号

## 荒 原 雪

丛书策划: 红书坊工作室

策划编辑: 茜色

责任编辑: 刘春梅 李林

统筹编辑: 钱丽

插图: 辰轩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

总编室电话: 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[www.nwp.cn](http://www.nwp.cn)

本社英文网址: [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本社电子信箱: [nwpcn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nwpcn@public.bta.net.cn)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版权部电话: +86(10)68996306

印 刷: 中煤涿洲制图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100 千字

印 数: 30 000

版 次: 2005 年 9 月第一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7-898-1/I·284

定 价: 18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更换



荒原雪



风从海上来，带着微微的腥味，充斥着石塘渔村。

石塘位于太平府，是一个东海边上的小村。

此时正是渔季，壮年劳力早成群结队地出海打渔去了，留下的妇孺老弱也纷纷出去赶海，挎着篮子去近海的滩涂上捡拾一些贝类海藻，也好补贴一下家用。村子一下子就显得空空荡荡，只有一些孩子追逐嬉戏，还有一些游手好闲的子弟游荡。

海风静静地吹拂，小村宁静。一些从远方赶来收海货的商人不时在村子里踱着，喝喝茶、晒晒太阳，等待每日傍晚船队归来后，在村口尚书坊下摆开集市。

村口有一棵古老的香樟树，亭亭如盖。据说三百年前，村里第一批姓任的移民从中原来到此处，开掘了第一口井，便在井旁种下了这棵树——出乎意料地，在海风凛冽土地盐碱的地方，这棵树竟然长得旺盛，仿佛冥冥中上天告诉他们，此处是一块福地。

于是，先辈们便决定在此住下，繁衍生息、开垦土地、围垦海塘、捕鱼耕作——三百年来，任姓一族在此开枝散叶，慢慢衍生出了一整个村子。

百年来，这个小小的村落里也多少出了些人物，名字被供奉在村中的祖庙上。

其中最杰出的，还是五十年前的兵部尚书任寰宇。





任寰宇小字涛生，本是台州府里一个贫苦渔家的孩子，自幼父亲死于海祸，母亲靠着织补渔网补贴家用，和儿子相依为命。

五十多年前，沿海倭祸严重。朝廷几次派兵剿灭都无甚效果，便采取了极端的措施——下令东海沿岸所有百姓后撤十里，焚毁沿海一切房屋，坚壁清野。同时，为了防止岸上有人私通倭匪，台州府里也下了严令，片帆不得出海。

一时间东海沿岸变成了白地一片。无数渔民被逼着烧了房子和船只，一路哭号，拖家带口往内陆迁移——然而，陆上哪里有足够的土地可接收这些海上来的人？

那几年，不但是台州府，整个东海沿海，都处于极度动荡的氛围中。

陆上的农民对那些来和他们争夺土地的渔民充满了敌意，大规模的械斗时有发生；而那些渔民得不到妥善的安置，饥饿和疾病迅速蔓延开来，不时有渔民走投无路之下持械抢夺，揭竿起义，甚或更有干脆逃下海去混在倭寇里的。

在台州府太守焦头烂额之时，一个衣衫褴褛的渔家少年击鼓求见。

——那，就是后来威震东海的“涛生将军”任

寰宇。

将那些走投无路的渔民编入军队，利用渔民本身对海上生活的熟悉，任寰宇迅速拉起了一支队伍，并声明不需朝廷粮草配给，奉行“以战养战”的策略。三年后，那支号称“靖海军”的队伍几度扩编，赫然达到了数千人，无数次击溃了倭寇海盗的来犯。倭寇中听闻“涛生”二字，皆心胆碎裂逃之不及。

然而，对于任寰宇的为人，世人却一直臧否不一。

因为军队无粮，便只有从战争中不断掠夺粮草；而因为俘虏难安置，任寰宇下了死命令，靖海军一律不受降，所有俘虏格杀勿论，所有获得的财帛按战功大小，就地平分。

“靖海”二字旗到处，海面血红，从倭寇到流落海上的贫民一无幸免。

而任寰宇本人虽然骁勇善战、谋略过人，但对于攫取财富也毫不手软。每次灭了一股倭寇海盗之后，他都要率先将最珍贵的财富和最美丽的女子占为己有。短短数年间，便从一个贫苦少年蜕变成了海上暴君。

因为嗜杀和敛财，他在海上获得了“海阎罗”的恶名。

甚或，海上的渔民都将这个“涛生将军”，和南





海上那个恶名昭著的海盗头子相提并论。

——传说中，那个海盗头子有着魔鬼的眼睛，一只眼睛湛蓝而另一只漆黑，他是“鬼”的化身，同样嗜血而冷酷，在无边的南海疆域里他是至高无上的霸主，凡是路过的船队无一幸免。

这样的对抗持续了十年，靖海军在战斗中不断强大。东海沿岸的倭患终于慢慢平息，恢复了以往的太平局面。获得官府许可后，渔民们迁回了原地，在任寰宇的主持下，太平府东海修建起了一座大堤，用来阻挡海潮，围出一个可停泊上百艘渔船的港湾，命名为“绿杨堤”。

太平府里再度有了扬帆出航的船队，渔民们有了生路，生活也重新安定下来。

任寰宇镇守太平府数年，战功彪炳，数次得到朝廷封赏。

然而，他在一方为王的日子也过得不长。因为朝廷怕一介武夫在东海拥兵自重，养成祸患，最后下诏令其入京城，被封为兵部尚书。

然而，叱咤海上的将军却不擅于弄权。不同于海上带兵时的所向披靡，任寰宇在帝都那个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节节败退，遭到了朝中文官的排挤，逐步被夺去实权。虽然靠着昔年功绩，再加上不惜重

金贿赂重臣得以自保，也不至于获罪，但一生勇武的将军失去了用武之地，最终郁郁老死帝都。

死前握着夫人的手，叮咛她带领家人扶柩返乡，扎根太平府，不必再回到京城。

于是，任氏家族返回了故乡，获朝廷恩宠在村口建起了尚书坊纪念先人。

而这个高大精美的牌坊，也成了这个小村子里最显眼的标记。这些年来，无论有什么大事，村民都会自动聚集在坊下商议，而每次大小集市也都在尚书坊旁。

“海瓜子！新鲜的海瓜子！”尚书坊旁的树下，一个瘦弱的小女孩蹲在那里，在初春的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守着一篮子海货，用怯生生的声音叫卖，“先尝后买，不鲜不付钱！”

白日的集市人不多，她在那里蹲了近一个时辰，还是没有几个人过问。

“小丫头片子……”周围忽然暗了下来，有人轻笑。小女孩惊讶地抬头，看见旁边的闲人忽然都避而远之，围上的是一群无赖少年，个个嬉皮笑脸。中间站着一个高挑的红衣少年，黑发披肩，脸上却带着邪邪的谑笑，一袭披风红得让人目眩，角上绣





着一条飞龙。

红龙——任飞扬。

在太平府里，就连八岁的小孩子都知道，那个红衣上绣着飞龙的任飞扬是当地一霸，轻易惹不得的小太岁。

靠着任寰宇积累下的财富，任家下一代果然都成了安分的隐者，不追求功名也不涉足江湖，老老实实在石塘渔村里娶妻生子，闲来只是弹琴舞剑，消磨时间。然而，或许是当初任寰宇纵横海上时做了太多杀孽，因此折了下一代的阳寿，他的三个子女去世都比较早，而孙子辈里，居然只剩了一个独苗任飞扬。

任飞扬四岁的时候没了母亲，十一岁父亲去世，之后这个无父无母的浪子彻底游手好闲了。平日里不读书不写字，只喜欢练家传的武功，领着一群放浪的无业子弟舞刀弄棍，在当地游来荡去，十年来家里遗留的产业倒被他挥霍了大半。

任大少爷的脾气乖僻多变，不管什么事——无论大善大恶，都做得出来。

他曾奔驰百里，只为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性命；在大灾之年，也曾开了家里粮仓让饥饿的村民来领走满库的粟米——然而，此刻，无聊至极的他，

却只想欺负一个小孩子。

“兄弟们，来尝尝看，到底鲜是不鲜？”随着他一声吆喝，篮子里的海瓜子立刻被七手八脚地抢了一空。

那个小女孩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懂得紧紧攀住篮子，急得脸都红了，一叠声地叫，“姑姑，姑姑，快来啊！”

“鲜个屁！都发臭了！”明白老大是要捉弄这个孩子，当先一个少年便呸地吐了出来，嚷嚷。其他无赖少年立刻大声附和，“就是就是。这种破烂，吃了怕是要闹肚子！”

“不鲜不付钱——可是你说的哦！小丫头，你的东西让我的兄弟吃坏了肚子，可是要赔钱的！”任飞扬得了趣，促狭地笑了起来，看着小女孩着急的样子。

小女孩都快要哭出来了，除了叫“姑姑”以外，什么都不会说。

逗了半天，除了成功把她弄哭之外没有任何更加好玩的地方，任飞扬意兴阑珊地站起来，从怀中掏出一把碎银子，看也不看地扔到女孩的竹篮里，拍手大笑而去。

那些游手好闲的少年们也一哄而散，拥着他向





前走去。

“头，咱们今天去哪里？”有个游手好闲的少年讨好地问。

任飞扬把手一挥，神采飞扬，“去万春楼玩他一天！”

帮闲的少年们齐声欢呼——跟着老大，永远是吃喝不愁的。

任飞扬正待举步，忽觉有人拉了他一下，一个稚嫩的声音轻轻地叫，“任公子！”

诧异低头，看见扯着他衣襟的却正是方才那个小女孩，不禁没好气，“什么事？”

小女孩显然有些怕他，手烫了一样地瞬间缩回，却依然仰着头，怯生生地分辩，“刚才……刚才那些海瓜子是家里姑姑自己炒的，值不了多少钱。请公子把多的钱拿回去吧！”

她用力踮起脚，手心托着那一把碎银子。

任飞扬有些发呆。过了许久，嘴角才浮起一丝微笑，俯下身，从怀里另外拿出一锭银子，放到了孩子手心，摸摸她的头，“小丫头很懂事嘛！这银子就算是赏你的好了。”

他转身要走，小女孩却不依，“不行。姑姑说了，不能拿别人的东西！公子若是嫌钱多了，何不

去打发你周围那些人？”她的声音很大，稚气的话语中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坚决。

此语一出，任飞扬周围那些少年勃然变色，一齐发了一声喊，围了上来。

任飞扬有些错愕，但还是笑着拍拍女孩的头，“看见了吗？兄弟们都生气了噢。小丫头，快拿钱走，免得惹别人揍你！”

小女孩被那些人吓得退了一步，但仍倔强地伸着手，把银子递给任飞扬。

任飞扬脸色也是一变——这丫头的倔脾气让他也有些懊恼了。

在这个太平府，从来还没有人敢不听他任飞扬的话！

周围的一群恶少早按捺不住，叫嚣，“头，别和她啰嗦，我们替你教训教训她！”

任飞扬抱臂而立，淡笑不语。他也有心要给这丫头片子一个小小的教训。

一群少年摩拳擦袖，将小女孩围在中间，恶形恶状地恐吓。小女孩虽然倔强，但毕竟年纪幼小，看着这黑压压的一群人，吓得“哇”地哭了出来。

但在拳头快要落到孩子头上时，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小女孩已经不在圈中。





“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孩？”

少年们诧然回头，却只见三丈开外一个白衣青年抱着小孩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

——那么多人，竟然连方才他是如何来去都没有看清楚！

任飞扬嘴角的笑容消失了——只有他看清了白衣人鬼魅般的身手。那，的确是他在这个小城里从小到大仅见的高手。

白衣青年把孩子放下地，缓缓对着这一群人说话，但眼睛却一直看也不看这边。他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光景，脸色有些苍白，眉毛很浓，眼睛很亮，五官的轮廓线条利落挺拔，仿佛是一尊大理石像。

小女孩一下地，立刻拔腿往街角跑了过去，“姑姑，姑姑！我怕！”

所有人顺着声音看过去，这才发现街角不知何时已经站了一个女子。

素衣女子掠了一下鬓边的发丝，迎上去，伸手将女孩搂入怀中，温言安慰，“不要怕，小琪是好孩子，好孩子什么也不怕。”

虽然只是一个动作一句话，可那种绰约的风姿却已经让这些少年看得发呆。

素衣女子牵着小琪的手，穿过一群恶少，自若

地走到了白衣青年面前，敛襟深深一福，“叶风砂在此多谢大侠相助之恩。”

“举手之劳而已。”白衣人的口气却是极端淡漠的，看也不看她。

那个自称叶风砂的女子却不肯罢休，追问，“请问侠士尊姓大名？”

白衣青年迟疑了一下，终于淡淡道，“姓名无所谓……你可以叫我高欢。”然后，他也不多留，微微对她点了点头，“告辞。”

临走时，目光有意无意地扫了一下一边的任飞扬，眼神陡然冷了起来。

然后，径自走开。

叶风砂也正要牵起孩子走开，但是瞥见他的眼光，蓦然心中一惊：

那样……那样冰雪般冷酷的目光！

如果真是一个路见不平的侠士，又怎么会有这样一闪而逝的可怕目光？

“头！那个家伙要走了！”在任飞扬出神之际，冷不丁旁边一个同伴推了他一下。

被那个叫高欢的不速之客灭了威风，众人都不服气，又知道对方身手实在太好，只有如往日一般





撸掇头领出去挑战——反正只要老大出手，从来没有摆不平的事情。

高欢正欲转身离去，忽见面前红影一闪，一个高大的少年已经站到了面前。

任飞扬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带着挑衅的表情，双臂交叉站在面前的路当中。

高欢打量着眼前这个身披大红披风、黑发披肩的英俊少年，手指下意识地握紧了佩剑，眼睛里有奇怪的神色，淡淡问，“阁下是——”

任飞扬扬起下巴，傲然道，“在下任飞扬。高大侠的身手还真是让人佩服。”

在说到“高大侠”三字时，他语音中有难言的讥讽。

不知道为何，连高欢的眼神也有些奇怪，却只是淡淡道，“不敢当。”

任飞扬的手一挥，火红的披风飞扬而起，在阳光下极为耀眼，“在下何幸，能遇到如此高手！明晚三更，愿与高大侠于此地切磋武艺——如何？”

高欢看了他很久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，终于缓缓道，“定当奉陪！”

一语方落，他点足飞掠，一如鹰隼般冲向天际，